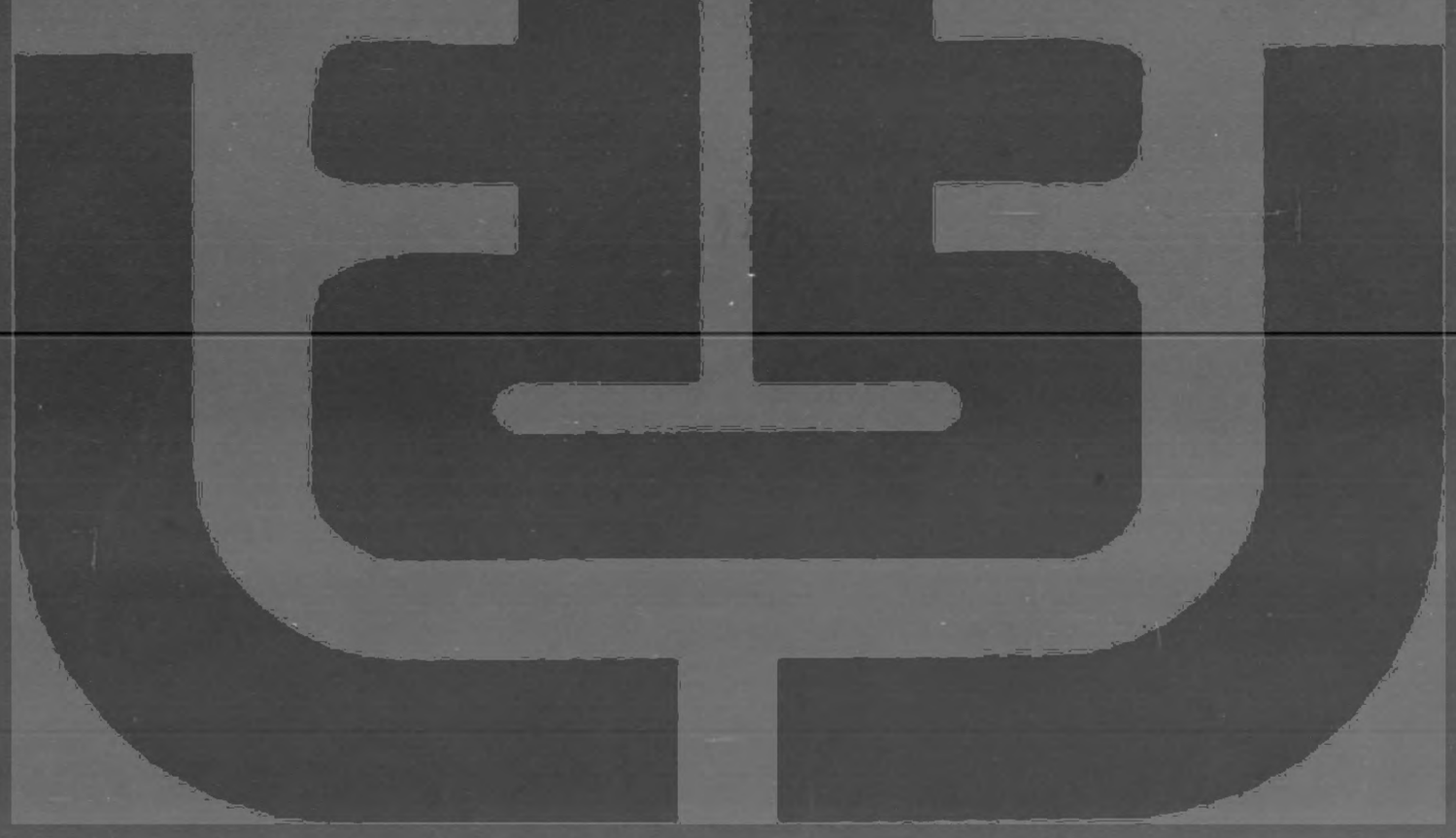


吳興掌故集敘

予爰徐君伯臣遊於吳興歲甚
偕朴儉而勤學曰結廬九霞巡尺
焉頃仕掌故集若干卷寄予大
體采拾湖誌所遺在正叟諸子
集可稽證疵足商旹錄存之如

漢人載籍研
故云望論水
幷興除大與
廬戮詳孚葢
徐君少脊奇
名與宦壯
史弗克擾劬就
合奔奔今老
毀卜塋異興
土所存吾糅
紀事曰厥閱
忘湖人詎能
令悉屬之爽學掌
利因賸利痾所蘇
輸附己意見言廬
盩嗤焚悲傷與志焉
抱固詭起而建功
乃其時命鬱窒久

皆而興北征可从溯岳忠矣孚以焉是集脊可裨湖政者通焉之顓其簡端嘉靖庚申歲秋淵江督學使吳郡
范唯弗譔

中央研究院藏

吳興掌故集引

余自嘉靖丁亥遊於吳興樂其土風晏然安之也爲作掌故集自正史至稗乘諸書與舊録所具或至放失及余膚臆之見凡可備誌家之采拾者咸録焉吳興在澤國上游其俗素樸厚絕無技巧淫靡之習自漢以來流寓及宋南渡諸賢類多居此蓋有自也夫其本俗儉嗇加以君子之遺風

故至於今以尚禮節稱焉顧余以筆札之役自效其私而衰遲湔薄實多慙負聊附於野史之家而已山空日永灌園采藥之暇以其成録對之几案千數百年故實一舉目可盡則固山家一種樂事也因序而藏焉雲間徐獻忠識

徐獻忠印
長卿

吳興掌故集目録

趙宧藏

宦業一卷
鄉賢一卷
遊寓一卷
著述一卷
金石刻一卷
文苑上下二卷
名園一卷

美齋

古蹟一卷
山墟一卷
水利一卷
風土一卷
物產一卷
雜攷四卷

掌故集目錄

古蹟一卷
山墟一卷
水利一卷
風土一卷
物產一卷
雜攷四卷

吳興掌故集卷之一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宦業類

吳興自昔爲名郡邑賢者樂遊其地自魏晉以後仕者或志墓開藏往往請乞於此志載不深攷索或僅列名職而政

行不及或併其名不載蓋自吳萬或而
下四十有二人焉尋所聞見尚有闕畧
仍不能無望於博雅君子云

吳萬或爲烏程令與孫皓相善時國内欲立長
君或遂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又
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
及左將軍張布立之皓立後以或爲丞相

吳孫河爲烏程長邑人吳粲爲小吏河深
奇之後河爲將軍得自選長吏因表粲
爲曲阿丞

陸璣爲吳太子中庶子任烏程令嘗撰毛
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見崇文揔目

館閣書目載璣字元恪吳郡人其書但
附詩釋義寄於采拾似非通儒

晉張茂會稽人爲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
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攻城殺之先是茂

夔大象以問萬推推曰君當以大郡而
不能善夫象者大獸獸者守也象必以
齒焚其身出異苑
茂妻陸氏吳郡人茂既被害陸氏念恨
乃傾家資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
敗乃詣闕上書謝茂不克之責詔褒茂
夫妻忠烈並加封爵出本傳
晉庾桓爲吳興太守先是孫恩寇陷會稽
吳興人丘烋胡桀郡縣共殺吳興太
守謝邁以郡應恩謝琰高素討斬之并
誅恩所署餘姚令郡人沈穆夫四年恩
再陷會稽殺謝琰時庾桓繼守吳興恐
郡民復從亂殺男女數千人以安之
晉許裴字季顯嘗爲烏程令
見世說新語方正篇許侍中誌

宋丘靈鞠烏程人曾任烏程令見第二卷鄉賢類

宋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
汎涉書史仕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
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按正太后愁訴孝
武坐免官
宋周嶠汝南人任吳興太守
元嘉中吳興人上天與爲左細仗主廣
威將軍死於元兇劭之難郡人沈慶之
佐武陵王駿討劭誅之先是劭加嶠爲
冠軍將軍時王誕起兵會稽檄至吳興
嶠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
舉郡應誕
宋郗顯泰始中爲吳興太守時孝子錢延
慶爲父報讐殺人自繫獄顯表於朝不
加罪
宋王琨爲吳興太守因濮陽吳慶之有志
節欲以爲功曹答曰走無人性情直以

明府見接以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是畜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現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宋沈文秀爲吳興太守

蒼梧王元徽四年蕭道成輔政沈攸之舉兵荆州時沈慶之子文宿守吳興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爲收攸之宗族殺之以報慶之之怨

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撰文釋傳於世

齊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守以祏爲郡丞

齊丘寂之仕故鄣縣令

寂之字憲玄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

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
車中爲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郤君章
近在閤下即轉爲主簿後在故鄣專以
廉潔御下於時丹徒令沈嶼之以清廉
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眞不可爲也政
當在季孟之間 見前丘寂之條內
王或爲吳興剌史
齊表豪求明中爲吳興太守御史中丞沈
深彈去之後至建武中豪從弟 爲中
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蹴白幰
車免官禁錮
梁何敬叔爲長城令平居以廉稱忽榜門
受餉得米二千斛他物稱是人多譏之
有頃悉以貸貧民輸負租斗米尺帛皆
不留 此一條已見志
梁褚澐字士洋由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録

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亡即棄縣還爲
太尉屬漂之爲縣清慎可紀好學解音
律重賓客
梁到仲舉字德言到彦之之孫洽之子也
仕爲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
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
城外有簫皷聲俄而帝至仲舉異之乃
深自結帝又嘗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

神光五采照於室內由是秖事益恭及
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仲舉爲郡
丞與潁川庾持俱爲帝賓客
庾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篤志好學仕爲
尚書左戶郎陳文帝守吳興以爲郡丞
陳陰鏗仕故鄣縣令
鏗罷故鄣詩見志文苑上故鄣只今安吉
孝豐地吳王昔采銅於鄣山

周文郁仕吳興太守其子寶安重拜吳興太守

太守

支郁字景德陽羨人以材武事陳武帝盪寇除亮其功居多及破徐嗣徽蕭勃功成授開府儀同三司歸除吳興太守寶安字安仁折節讀書馭文郁士卒甚有威惠文帝深器重之及平王琳有功重拜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子名韜

同

唐余蟾丹陽人任烏程令

見弘農楊瓌所撰烏程脩建廨宇記

許鏞高陽人爲湖州録事參軍

見楊瓌録事參軍新廳記

陸龜蒙

張搏俱仕爲吳興郡丞李蔚盧携景重之志以張搏列在太守或自郡丞遷授也

顧道衍字正平野王之孫開元中舉進士
又登文學優贍科仕爲湖州司功參軍
廉平惠愛獄簡訟息民稱焉後棄官歸
吳築室奉母年七十卒

崔孚博陵人天寶末由越州餘姚令改湖
州長城令長城之里又加於前政成秩
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身與元
元年疾沒於宋 見白居易博陵崔府君神道碑

張宣唐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安吉
令
前定錄云宣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出
謁前夢一女子年二十餘曰妾有十一
口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後得安吉令
乃知陰騭已定及秩滿將選又夢前女
子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然家屬止三
口爲累耳及唱官乃得臨安令三口臨

字也其前定如此
楊華任烏程令僧皎然有酬烏程楊明府
華兩後小亭對月見呈詩
夜凉喜無訟霽色摇閒情暑退不因兩
陶家風自清凝絃停片景發咏淨秋聲
何事禪中隱詩題忽記名
李洪仕爲湖州長史皎然有奉酬李中丞
洪西亭即事見寄兼呈吳馮處士時中
丞量移湖州長史一首云愛君溪上住
遲月開前扉山火照書卷野風吹酒餅
爲誰留此物意在眼中青樵子逗煙墅
漁翁宿沙汀主人非楚客莫漫譏獨醒
宿昔邢城功道高心已冥貪將到處士
放醉烏家亭
李嘉任湖州防禦副使
大曆七年顏魯公刺湖州辟富陽丞李

葺爲湖州防禦副使
權器任湖州判官 先任校書郎
楊昱任湖州判官 先任大理司直
二人俱爲顏魯公所辟公之刺湖以墾
草闢田之務委之李萼其閱簿檢吏接
詞政之務委之器昱等而境内晏然
宋蔣靜釋褐調長興尉獲盜數十人悉貸
遣之曰吾不利汝以希賞汝亦無得爲
盜盜感泣後皆爲良民
左文質景德七年攝湖州長史嘗著吳興
統記十卷
王堯臣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
丞通判湖州
元曾遇字心傳華亭人宋丞相魯公公亮
之裔博學敏文詞尤攻書學元時以薦
授湖州路安吉縣丞致仕與王昭大詹

潤徐順孫齊稱爲雲間四俊○
元趙廷芝華亭人第進士調歸安縣丞元
世南人登進士自廷芝始
趙與詹蘭溪人宋湖州府通判其弟與訔
侍在湖遂繼希永後任浙西安撫使生
子孟頫字子昂
已上四十有一人新舊志俱不載
録其名職其名雖具而政行不詳

者附録於後
晉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爲吳興太守時
至姑熟辭桓公因問桓曰公致醉可飲
幾酒食肉多少桓言年大來飲三升便
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祖言曰素
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桓
開日白云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
一醉以展干情桓欣然納之時王坦之

桓彝在坐見所進惟酒一斗鹿肉一枡
皆愕然祖言徐曰明公云飲三升納可
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桓公諸
人並歎其率素勑中厨更設精饌極歡
而罷

納守吳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
兄子俶惟納無所備乃私蓄數十人饌
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

饌珎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
既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我素業

懷帝永嘉四年義興人錢璯反周玘討平
之玘乃紓之孫處之子也三定江南瑯
琊王睿以玘爲揚吳興大守於其鄉立義
興郡以旌之割陽羨及長城之西鄉屬
之

愍帝建興元年周玘卒子勰使吳興功曹

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琇尋討平之左丞
相虨以玘弟扎爲吳興太守
周扎守吳興時惠帝第四女臨海公主羊
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亂
掠賣長城民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
酷主自告太守周扎以聞於是殺温及
女以適譙國曹統
晉成帝咸和二年蘇峻據溧陽反詔以吳

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郡諸軍事峻陷
建康潭舉郡兵同吳興内史蔡謨前義
興太守顧衆等討峻潭母孫氏戒之曰
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爾當舍生取義
勿以吾老爲累乃盡發家僮以助戰貿
所服環帶以給軍資賊平朝廷知其憂
國忠誠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
安帝隆安元年司徒左長史王愉使前吳

國內史虞嘯父入吳興義興募兵以討
王國寶赴者萬計國寶死厥謀以其衆
討王恭兵敗厥走死收嘯父下廷尉以
其祖潭有功免爲庶人
晉謝邁爲吳興太守孫恩寇會稽東土諸
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郡驃等破東遷縣
邁姪方明勸邁避之不從賊至遇害
王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
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子敬往
縣入欣齋欣著新白絹裙晝寢子敬乃
書其裙幅及帶皆盡欣覺遂寶之後以
上朝廷
宋元嘉中謝述爲吳興太守時帝弟司徒
義康坐事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
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宜其及也
宋泰始二年吳興太守王曇生舉兵應澤

陽臺遣吳喜討之即克義興時都水使者孔璋屯吳興南亭曇生見璋計事璋大懼墮狀曰臺官所搆惟我而已不亟去將爲所獲即與曇生奔會稽東軍遂敗

宋褚淵字彦回尚宋文帝女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二年以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史誌止稱褚彦回而不著其名爲唐高祖諱也）

王仲實作彦回碑有云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襟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謝朏字敬冲孝武初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置數斛酒寄其弟吏部尚書淪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朏尋棄官去

南史載朏爲吳興時以鷄卵賦人收鷄

數千遍節不全爲清談所少豈以時事
不可爲故自汙以免耶
王僧虔爲吳興時以工書見稱人以羲之
前爲吳興而僧虔足繼其後然當時孝
武欲擅書名虔不敢自顯於大明間常
用麁筆書以此見容
齊武帝永明六年吳興飢西陵戍主杜元
懿乞領攝西陵牛埭并浦陽南北津柳
浦四埭歲可增稅額四百萬會稽行事
顧憲以爲吳興之民連歲失稔封土從
豐良田飢棘元懿幸災邀利事不可行
乃止
齊謝覽與王茂遠約官至侍中不復更謀
仕進後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平生
不畏強禦由處俗情薄也茂遠爲侍中
後亦澹然自守

謝覽出爲吳興時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守皆折節事之覽將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舩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刼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瀹及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名守覽皆過之昔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方之王述云

齊王秀之字伯奮祖父敬弘性貞正不與權貴往來及致仕即隱居吳興之舍亭山秀之爲諸王長史時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已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守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脩舊山移置輜重按敬弘本傳舍亭山碼餘杭是時屬吳興統內即今德清之市亭山也

齊張稷字公香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
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
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
陸稷單裝逕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
如此

齊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以都官尚書遷吳
興太守郡多標刺有數歲小兒於路取
遺物敬則殺之以狗自此路不拾遺又
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常
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
爲所識皆逃去境內以清敬則少時屠
販於湖至是入烏程市見屠肉枡歎曰
吳興昔無此枡是我少時作也乃召故
人飲酒說平生殊不自屑

梁王騫字思寂梁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
思寂有別墅在寺側良田八十餘頃是

王丞相賜田高祖遣主書宣旨就思寂求市以賜寺思寂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勅取所不敢言高祖怒付市評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出爲吳興太守

張纘字伯纘范陽方城人梁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後徵爲吏部尚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學問該博進止以禮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有梓材巾箱經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宇訓行於世

表昂爲吳興太守梁武初起獨拒境不受命梁使駕部郎江革遺書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場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

福昂復書曰三吳内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從自承麾旆罔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黙寧阻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捄殞況食人之禄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門時事於武至今北地傳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托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王昏虐魯無悛改荆雍協舉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後建康平定梁使豫州刺史李元禮怨昂道素之門世有忠東土勑元禮曰表昂道素之門世有忠

節天下滇共容之勿以兵威臨辱元禮
至吳興宣言昂亦不請降但開門撒備
而已後徵昂至都使與豫州刺使馬仙
琕同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
張嶷字四山山太府卿爲吳興太守侯景
圍建業遣弟伊率兵赴援城陷景遣行
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嶷嶷斬其
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
子鑒助神茂擊嶷軍敗乃釋戎服坐於
廳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將捨
之嶷曰死爲辱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
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嶷曰吾一門已在
鬼録不向爾處求恩於是皆死
梁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辨之婿也僧辨改
吳興爲震州以龕爲刺史龕恃僧辨之
勢素以法繩陳霸先之宗族及霸先殺

僧辨使兄子蒨還長城立柵以備龕龕
遣兵攻蒨不克已而吳郡義興相繼降
覇先陳蒨周文育合兵攻龕於吳興龕
將杜泰與蒨通勸龕出降龕妻王氏曰
仇隙如此何以降爲因出私財募士擊
蒨等大破之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杜
泰開門納陳兵龕尚未醒蒨使人負至
頊王頠前斬之

唐咸通末湖州牧趙濛李超相次俱狀元
及第而鄭渾之爲蘇州録事談銖爲鼇
院官鍾輻爲院巡俱廣文二郡土地相
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崔元亮與元微之白樂天皆貞元初同年
生也元亮名最後自詠云人間不會雲
間事應咲蓬萊最後仙後白刺杭州元
刺越而崔刺湖州白以詩戲之云越國

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天吳興最
小君應屈爲是蓬萊最後仙
獨孤問俗爲湖州刺史時寇亂攻陷州縣
使將軍辛敬順於金鵞山築城以守亂
平兵曹參軍慶澄兼武康德清二縣令
復築武康城於餘英溪北上元四年問
俗重濠郡城之濠也廣明中黃巢倡亂犯
李師悅之守吳興也以彭門之師擒巢
闕翠華有西南之幸梁鄭周秦之甲閣
手無敵甲辰年師悅以彭門之師擒巢
於萊蕪傳首成都明年春帝始還宮悅
遂以工部尚書守吳興後帝念其功詔
加防禦使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以
節鎮行事於是召爲程令余蟾於閒散
授録事參軍許鍉於曹掾後薨於郡治
湖州刺史高彦

唐昭宗時李師悅子李彥徽奔淮南錢鏐取湖州天復二年杭州將徐綰許再思作亂湖州刺史高彥遣子渭將兵入援死於靈隱綰後奔田頵楊行密破頵獲綰檻車送之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

昭宣帝天佑三年高彥卒子澧代爲湖州刺史澧性兇忍嘗與州吏謀曰吾欲盡殺百姓何如吏曰如此租賦何從出當擇可殺者殺之耳時澧糾民爲兵有言其怨咨者澧悉集民兵於開元寺前紿云犒享入則殺之死者逾半在外者覺之縱火作亂乃閉門大索凡殺三千人

吳越王欲誅之澧以州畔附於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門拒澧澧

奔淮南三月吳越王巡湖州以鏢爲刺
史留行思爲巡檢使與師友俱歸錢塘
行思謂同列陳璹曰王若以師友爲刺
史何以處我時璹已得鏐密旨遣行思
詣府乃紿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
思詣錢唐數日璹遣其家亦至行思恨
璹賣已會鏐自衣錦歸將謁行思取鍛
鎚擊璹殺之因詣鏐所與師友論功奪

美同曹聞公得湖以詩賀曰清風樓下
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
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蓋公初第即倅
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蘇子瞻守湖州謝表云魚鳥之性既自得
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又云
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
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表進言者以爲

謗在任甫三月中使皇甫遵到湖追赴
赴獄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
婦女幼穉至宿州御史符下取書於家
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舡搜取老幼幾
怖死婦女恚曰是好著書成何所得
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蘇子瞻知湖州建陽陳師錫掌書記軾下
御史獄師錫篤朋友之義安輯其家後

子瞻入西掖薦以自代明著其事仕至
殿中侍御史
胡宿知湖州前守滕公適當安定先生教
授乃大興學校費錢數萬未訖工而公
去群小沸然謗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
判以下不肯書其籍胡公於坐折之曰
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公之謀有不臧
何不早告乃陰拱以觀其去而非之豈

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慙爲公書籍
余端禮字處恭孝宗時知烏程次事風生
庭寂如水台湖嚴三州有口算錢曰丁
絹臨安之民口算錢曰身丁民不能堪
公請與復三年
錢顗字安道無錫人熙寧間由烏程令召
爲御史裏行王安石初行新法上疏論
安石歷官以來莫不曰尊尚堯舜遂致

公輔今乃首以財利之說言行乖戾剛
狠自任會公亮位居丞弼被遇三朝反
有畏避安石之心更相稱譽以固榮寵
安石大怒貶監衢州鹽稅覬行謂御史
孫昌齡曰君奴事安石以得御史亦當
少念報國君爲美官自以爲得策即我
視君犬彘不若也時人號爲鐵肝御史
即是而觀烏程之政可測矣

陳之茂紹興間守湖州因民間丁絹太重
因請折絹以五千錢爲一匹仍止歲額
爲定不以添丁而增賦詔可其奏自是
湖州以五丁科絹一疋嗣後余端禮仍
乞七丁始科絹一疋

薛季宣字士龍亂道八年知湖州時
張南軒與書云論及學校之事此爲政
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

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
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
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
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轉趨於薄
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
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向則善也
又一書云吳興下車寖久學道愛人之
志亦可少施否其每念時事若此良由
士大夫鮮克務學之故蓋天理之微爲
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警諸射者在此
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矣
自惟不敏惕然夙夜不敢遑暇思得良
友相切磨以庶幾乎萬一其願見之心
誠非可以言喻也
楊長孺伯子嘉定間守湖州彈壓豪貴牧
養小民治聲赫然冠蓋之士相與肖像

祠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列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提舉將行辭先聖禮畢坐講堂命取所祠像題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雨色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云可怜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伯子乃誠齋長子故名長孺守吳興時毋夫人羅氏於郡齋種苧躬緝爲衣時年八十餘矣揚公分月俸以奉之夫人忽小疾後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

元虞志道字彥高無錫人以茂異起爲校官其學務在明體適用文章必本于理教授湖學受知于趙承旨踐履篤實後

學師尊之所著有雲陽集見毗陵人物志
宋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
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內用浩浩字希
觀因時相史彌遠父諱浩欲改之良貴
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藎
祖皇帝所望於金支玉葉也聞者壯之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芧獻徵校

鄉賢類

自昔載籍所傳類多華耀之士然猶有檢拾不詳者焉至於伏藏原野晦蹟闕析雖有卓行殊賢其腐沒蓋多矣予覽

吳志亦不能無憾於斯故所采録頗著云

漢費汎（仕爲梁相烏程人）

費鳳字伯簫汎之長子初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宰司舉其才賢乃讓其弟而退身還鄉其後故郭不靖命君試守即討平之轉堂邑令年六十六而沒其弟仕爲九江太守早卒又以牌田讓與弟之子行義高卓詳見卜胤石勗誄辭之碑一子亦早卒遺孫字元宰

吳徐詳字子明烏程人陳壽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確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厦其榱椽之佐乎

聞人奭吳興人晉孝武太乙十二年上疏攻會稽王道子嬖人趙牙帝由是踈道

子

晉吳逵烏程人性至孝友值飢年而疫父
母兄嫂及群從幼小十有三人皆卒逵
在病鄰里咸以菁畏而埋之逵夫妻幸
存晝則傭賃夜還燒磚伐木期年成七
墓塋十三棺逵夜行遇虎虎輒避之太
守張崇之義其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工
曹吏以門寒固辭不就後舉孝廉太守
王韶之有贈詩見文史類

沈道虔武康人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
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
還石山精廬與諸兄子共釜庾之資困
不改節郡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
其園菜外還見之乃自逖隱待竊者去
乃出鄉里少年相率受學貧無食立學
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學者咸得

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
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
騎常侍不就
宋丘靈鞠烏程人少好學善屬文會爲烏
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太守褚
彦回謂人曰此郡才士惟丘靈鞠及沈
勃耳乃啓之明帝除太尉參軍
沈麟士字雲楨祖英期晉太中大夫父虔
之宋樂安令麟士幼俊敏七歲聽叔父
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岳拊其背曰斯
文不墜其在尔乎張永爲吳興守請麟
士入郡沈聞郡後有隹山水乃徃停數
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
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丈
忘其疲倦必欲飾混池以娥眉冠越客
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

而死耳、

宋錢延慶烏程人、泰始元年、其父錢仲期爲吳慶恩所殺、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顗表不加罪、許之、宋羊緝之烏程人、女名佩紕、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爲女表、

邵玄之吳興之東遷人、能傳五經文句、宋時顧歡吳郡之塩官人、從之受業、宋丘景寶字彥先、吳興人、以節義聞、父康祖任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畜產悉讓與兄震之、震之推齋屋三間、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後終於奉朝請、

沈僧昭字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甲午日夜着黄冠醮於私室時談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録事幽司有所收録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

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邊有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黄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内喪亂生靈十不存一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位止廷尉卿

聞人憂吳興人齊高帝時年十七歲結客報父仇爲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齊丘雄烏程人父冠先末明中使蠕蠕不屈節而死武帝以其不辱命以錢一萬布三十疋賜雄雄不受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衙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事臣父成例也今僧朗返葬塚塋臣父堙棄絶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茶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孟景翼吳興人好老氏道齊惠文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竟陵王子良使景翼禮佛翼不肯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

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絶於有境神
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
有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寶相
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
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
俾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
法乃至于無數行亦達于無央等級隨
緣須導歸一

齊太子詹事張緒領楊州大中正長沙王
晃薦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官緒正色
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齊丘仲孚烏程人大司馬王敬則反於會
稽兵逼京師仲孚時爲曲阿令敬則前
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雖乘勝氣銳
而烏合易離若收舡艦決長岡埭瀉瀆
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

事濟矣、敬則值涸瀆果不得進、兵敗而死、

丘仲孚爲山陰令、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蓋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相繼宰山陰、並有政蹟、仲孚皆過之也、

丘令楷吳興人、善詩、與齊蕭文琰濟陽江洪、餘姚虞羲共打銅鉢、響臧、即詩成、皆可觀、竟陵王子良甚稱焉、

吳規吳興人、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從江夏遇張纘出之湘鎮、路經郢、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忿哭兼至、信宿之

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云時
謂張績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
此類竟不得其死
沈炯字初明武康人梁元帝徵爲給事黃
門侍郎時尚在王僧辯幕下魏克荆州
被虜甚見禮遇以毋在東恒思歸國爲
表奏之曰臣聞橋山雖掩鳥湖之竈可
祠有魯就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

陛德漪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
望射之杲于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
流于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
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
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凌
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跡帶陵
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
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

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徽福
但雀臺之吊空悵魏君雍丘之祠未光
夏后瞻仰煙霞俯伏增嘆懿奏後遂穫東
歸

梁丘遲字希範靈鞠之子也黃門郎謝超
宗徵士何點並見異之武帝引爲驃騎
主簿出爲永嘉太守至任下教曰貴郡
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飫壤一
都之巨會而曝背煦牛屢空于畎晦績
麻治絲無聞于窒巷其有耕灌不脩桑
榆靡樹遨遊壓里酣觴卒歲什伍乖鄰
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徒立高憁
仲蔚而三徑沒人是非盛世之民名都
之俗革其習故務其本業維新化理安
育老穉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
遺風

朱文濟字敬連吳興人自賣以塋毋太守
謝瀹命爲儒林不就
姚僧垣字法衛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
孫也父菩提梁爲太醫正武帝嘗因發熱
幼通洽仕梁高平令留心醫藥僧垣
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
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殆元帝有腹心
疾諸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

進湯果下宿食而愈金州刺史伊婁穆
病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
自持即爲處湯三劑初服即上縛解以
次盡除即爲合散一劑兩脚疼痺復緩
曰霜降此患當愈既而果然後仕至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壽縣公
爲集驗方十二卷長子察南史有傳次
子最

沈德威字懷遠吳興人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

姚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德殿最預爲學士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後襲爵北絳郡公及平陳察至即讓封於察轉蜀王秀府司馬秀陰有異謀最竟任爲罪論者義之

沈客卿武康人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群書與施文慶少相親妃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

事多施行煞頗事刻削士庶並責關市之估每歲所入過於常格後主大悅尋加散騎左衛將軍遂與文慶俱掌機密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其重賦厚斂戮之章華吳興人陳後主時同郡沈客卿等用事上書曰昔高祖南平百粵北誅逆虜世祖東平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萊諂佞殘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書奏即日斬之

吳季德處士名馮菱湖人儻倪然有杼山禪居寄東溪吳處士詩季德善詩詞故

皎然所寄專以詩言
徐孝德長城人生女名惠五月能言四歲
通論語八歲屬文孝德命擬離騷爲小
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眄撫桂枝以凝想
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於是所
論著遂傳太宗知之召爲才人遷充容
永徽元年卒贈賢妃後其妹爲高宗婕
妤弟齊聃聃子堅堅子嶠皆以文學名

楊衡吳興人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詰闕
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
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
咲曰猶可怨也孟東野有悼楊衡詩
沈千運吳興人元結篋中集云千運獨挺
於流俗之中強振於已溺之後窮老不
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
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

焉嗚呼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
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
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辯
士吾欲問之

王季友張籍皆有過沈千運舊居詩
沈亞之字下賢學於韓退之與皇甫湜以
文往來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李賀有
詩送之

杜牧之守吳興時過小敷山吊沈下賢
一首

亞之登進士至太和初李同捷反乃授
栢耆德利行營諸軍計會使亞之以啟
中侍御史爲其判官會李祐平德州同
捷窮請降者乃馳入滄誅同捷諸將嫉
其功比奏攢詆之文宗不得已貶者循
州司戶參軍亞之貶南康尉張祐送亞

之南康尉一首、人皮日休傷之、其詩序嚴惲字子重、烏程人、校時、簡上抄杜舍人牧云、予爲童在鄉校時、與進士嚴惲詩、後至吳、一日有之集、有客曰、嚴惲予志其名久矣、遽懷文見造於是樂得禮而觀之、其所爲工七字、徃徃有清便柔媚、時可逸駭於常軌生舉進士亦十餘計偕、予方寃之、謂竟有得於時也、未幾歸吳、與後兩月、雲人至、生以疾亡於居矣、噫生徒以文詞聞於士大夫、竟不名而逝、豈止此而堙沒耶於是哭而爲詩一首、道塲山下有歸雲巷、其得名蓋出闔士和烏程橫山人、皎然有舟行懷寄詩此詩云、二月湖南春草遍、橫山渡口花如霰、相思一日在孤舟、空見歸雲兩三

片

梁耿苕溪人劉長卿有苕溪酬梁耿別後
見寄二首長卿南謫睦州道出吳興與
諸名士游衍故梁有別後見寄之作
施昌言吳興人寶元間仕殿中侍御史嘗
撰唐文粹後序一百卷其序充雅
姚鉉吳興人集唐文粹一百卷其序充雅
可讀蓋一代文士

丘光庭烏程人列太學博士嘗承縣令余
蟾檄請編集吳興遺事羅隱有酬光庭
詩
施肩吾吳興人元和十五年進士後隱居
豫章之西山所居在鄱安縣東施渚鎮
李季蘭吳中女冠也高仲武評其詩上倣
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
暮亦一俊媛

季蘭與諸賢會集烏程開元寺知劉長卿有陰重疾戲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托舉坐大咲以爲美談宋時吳興狀元及第賈安宅莫儔黃朴三人吳潛雖狀元及第自是溧水人第後始寓居吳興郡志妄載潛而不及莫儔儔雖小人而此録固不可遺也石林燕語云及第必有賜詩惟莫儔一榜不賜

政和末御史李彦章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詔送勑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爲提舉官遂定命官習詩賦杖一百故是榜官家不賜詩而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喜雪御筵進詩稱口號是後上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或問何立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謂令詩乃舊科場詩耳

陸蒙老元光嘗爲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
幕官有好讒同列者一日同會聞蟬幕
謂陸曰君可詠此陸即席咏曰緑陰深
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粮莫倚高枝
縱煩響也宜回首顧螳螂其人聞之自
是少戢
賈收字耘老有詩名東坡爲守與之遊耘
老有二婢名大小荷葉東坡時時戲之

一日乘舟過賈浮暉閣收不在見其子
添丁留詩有云淚垢添丁面愁佇舉案
娥娥指荷葉也坡去郡後有復東云貧
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兩荷葉所
困未可專咎詩也又坡東滕達道云吳
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
有衍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軾
尤蚤之熟願公時顧慰其牢落也

賈安宅在鄉校肄業直廬後產雙頭蓮花
守兵白教授率諸生觀之折取諦玩葉
間隱隱有金書賈君姓名諸人共致慶
語勉之力學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
咲曰賈癩子作狀元天下無士人也時
正病瘡遍體故云至秋獲薦送廷對爲
第一
賈公之子名燁仕爲鄱陽丞

劉一止字行簡宣和三年進士仕給事中
僅百日忤秦檜罷去閒居十餘年以次
對致仕檜死被召力辭進雜學士卒年
八十三著非有齋類稿五十卷苕溪集
三十卷
弟寧止亦中第立朝梗亮論疏剴切
沈夏德清人壽皇朝爲板曹貳卿一日上
問板曹財用幾何合催者幾何所用幾

何處差幾何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
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
日問宰相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
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遂特除簽書
樞密院事

倪文節公思立朝剛介不苟合嘗言與其
爲有瑕執政寧爲無瑕從官故慶元嘉
定之間屢召屢出名重天下

公與秀邸爲鄰頗爲侵越地界公曰住
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好○

眞良言也其薦楊萬里劄子好賢愛國
之心萬世可仰

公生六子祖仁祖義祖禮祖智祖信祖
常祖常有最良之譽

沈仲詰字明遠歸安人紹興五年進士仕
江西運官嘗作詩忤魏良臣陷以深文

奪三官不得志以卒

章淵字伯深援之孫也博學有文以塲屋
待士薄如防寇盜遂不就舉後用蔭入
仕自號懲窒子所居有箬溪草堂
丁注字葆光元豐間余中榜進士善歌誦
有閒雅氣象所居清源門內家有二園
一在所居一在奉勝門內
經鉏堂志載施大任參政年九十有二沈

持要詹事年八十有二李季叔參政年
八十有一皆耳目聰明步履輕捷夜書
細字三賢難老皆以絕欲早效驗章章
如是

俞汝尚歸安人仕至青州僉判與其妻素
違理性汝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二
子在外妻曰我欲先去君俟諸子至未
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汝尚爲文誌其墓

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我亦行矣、即熏
沐趺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墓、子有任
仕爲節推、東坡有送節推詩、
朱承逸爲湖州孔目官、夜過駱駝橋、聞橋
下哭聲視之、一人携妻子欲共投水、問
之云負勢家錢三百千、督責無以償耳、
朱即護歸、見債家悍僕群坐、朱諭之曰、
汝三百千錢、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
吾當代還、亟取券來、如數還之、其人感
泣願爲奴、不聽、復以三百千資之而去、
慶曆中知州事馬尋會六老於南園、六老
者侍郎郎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
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雄年九十一、
劉餘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員
琰年七十二、胡安定先生爲記、
談鑰吳興郡人仕宋樞密院編脩官撰吳

興志二十卷

倪祖常字子武歸安人仕宋戶部郎中文節公第六子有學行

沈瀛字子壽吳興人少入太學即有重名仕止帥幕平生業多所著述見葉水心

序

施仕衡字德求嘗試中校官爲宣州簽幕仕竟不遂

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華老爲守問吕吉甫如何時吉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僧居簡號報本長老有知人異術慶曆中同列韓之華馮當世皆如其言

蘇舜欽欽除名居姑蘇唐詢彦猷守湖州與蘇善蘇過訪之唐命居簡相視簡乃

設榻留之中夜登蘇榻若聽其息者蘇覺疹其脉良久曰來得也曷更無他語他日蘇將行又過問之曰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蘇大不意因不復言明年起爲湖州長史不赴而卒

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遇沈臺眞請居武康小山寺年過七十飯粟飲茶永明中勅吳興禮致上京

僧贊寧讀書強記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咻嘗行遇贊寧數僧相隨鴻漸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時皆善其捷蓋鄭谷詩有愛僧不愛紫衣僧之句也

元宇文公諒字子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

浙省試院頭場占一席舍其案上有字
文同知四字後試官閱卷以文不中式
將黜之時坐主龍麟洲先生江西老儒
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置
榜中及會試果登高第授同知婺源州
雖曰爵祿前定蓋亦陰德所致公年少
時嘗館授巨室其閨愛中夜來奔堅拒
不納明旦托以他故欲書告別此非陰
德歟出鄭耕録

趙孟頫字子昂集賢學士家居見夫婦
操敝舟爲活者公識其人惻然問曰我
衣食尔夫婦供洒掃鷗波亭可乎夫婦
欣然居之一日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
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
斂形之具耳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
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

速特甚俾鬻爲身後計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松雪晚年家居名重四遠有稱雪菴居士書刺謁公公曰青蓮居士耶香山東坡耶不許見公一日送客不覺出門外見一人伏於地問之跼蹐不敢言但致願見之誠公曰爾非昨來雪菴居士者乎遂呼使入贄見之禮頗豐又出彬筆兩枚王右丞雪棗芭蕉一軸公遽言爾來欲吾題此書耶濡筆題而歸之

子昂之內人管夫人能畫與詩嘗入覲中宮命寫梅稱旨命題之云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宮看

費案仕元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謚榮敏公自吳興別著籍松江之上海嗇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爲

義人稱爲費佛子有牟巘所撰墓誌在
華亭鳳凰山
國朝温祥卿長興人耿炳文守長興與張
士誠相拒以祥卿爲謀主後官工部尚
書墓在仁王山西北麓
王升字晉叔德清人其子名軫仕爲崇信
縣令升壽書云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
南潯別後至今年凡四得書鎮江高郵

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浮
沉矣三月十一日汝兄會朶至剛於德
清書中簡畧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
否且言歲中可至任不知果然乎本家
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
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
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
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

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
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倘或挈家須在彼
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
或遷轉不常跋涉勞頓今我稀年又一
老景侵尋倘

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
盡餘年若宛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
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俸以
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關支則不必也凡
事清心潔已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
之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
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爲受用
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
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暇日即
以性理之書及群經留玩自然所思無
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

當以康節先生爲範不可縱恣忠定之事律許則行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倘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秘而來餘物非所覩也臨川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瘡疹爲憂耳浙西米價極廉自者半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雖有來者而往者絶不可得汝之外舅向曾寄書與整屋俞主簿祇候去若

逢希聲於十一月望後逝世餘外親俱安就令知之路遠作書不能詳盡

此書寄與御史臺勾管宇文桂被太祖皇帝搜出特詔奬賚之仍令有司除本戶雜役

余詮安吉人

洪武十六年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

年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

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

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

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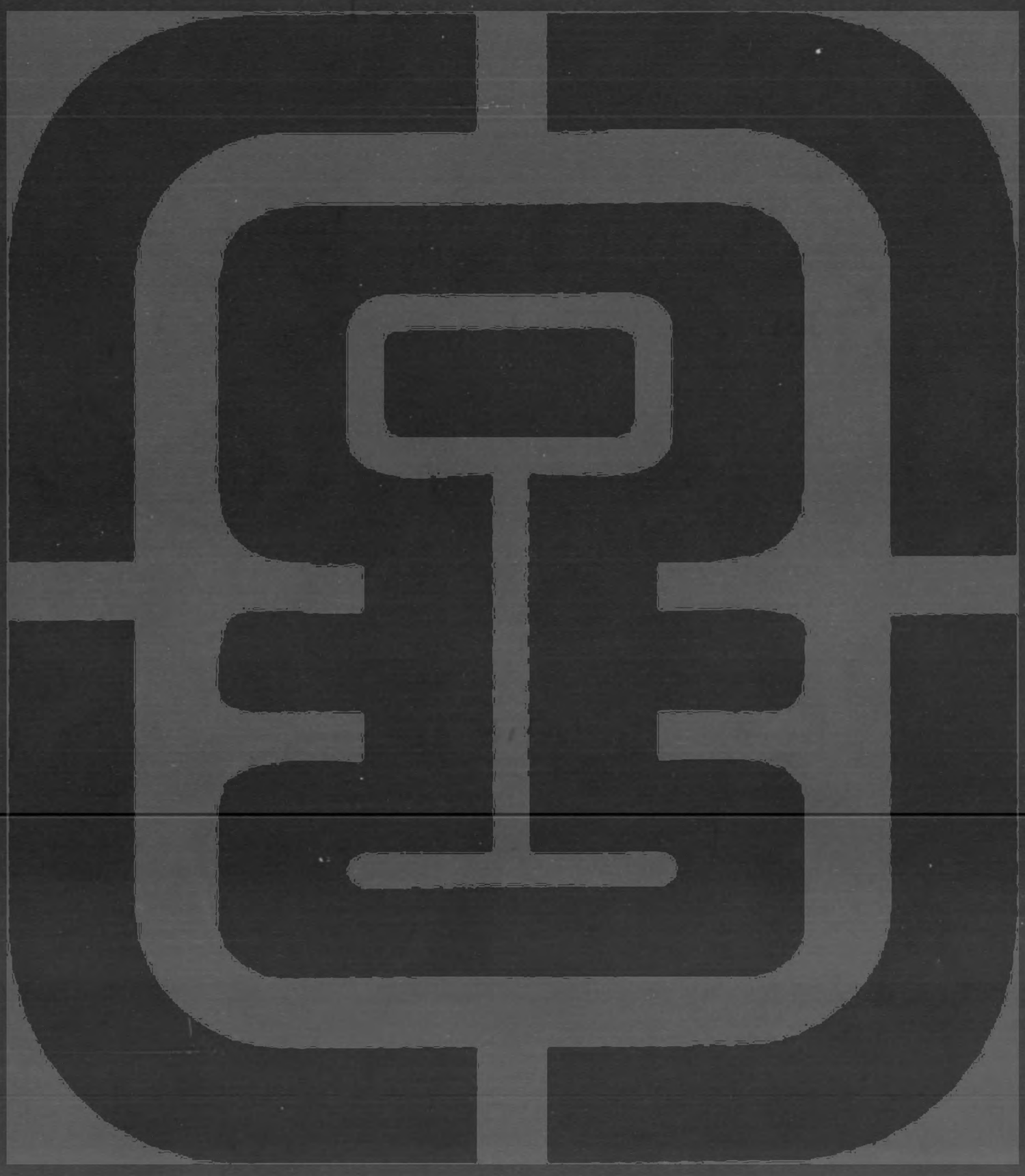
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

賜勑放還見皇明啓運録

倪文節公思嘉定初與金人講解使還中

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爲二府功欲遷

秋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

詔罪巳中書樞密待罪今屆巳盟戎柰

何反以爲慶乃止